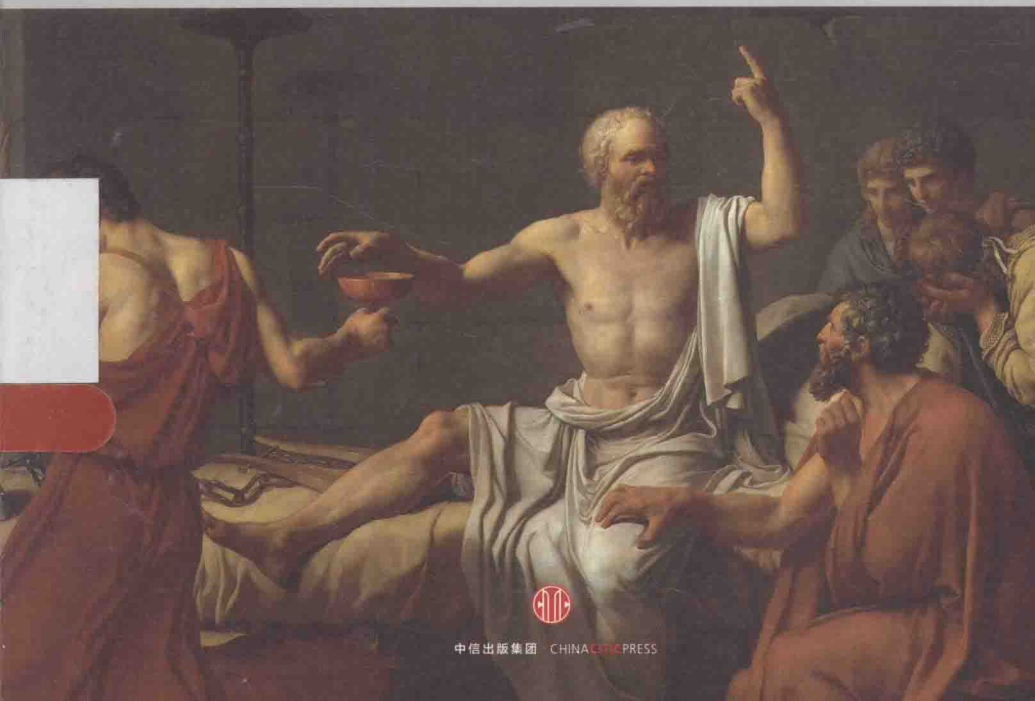


从希腊
到中国

回到 古典世界

刘刚 李冬君 - 著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ACADEMIC ELECTRONIC PRESS

回到 古典世界

刘刚 李冬君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到古典世界 / 刘刚, 李冬君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8

(文化好东西)

ISBN 978-7-5086-5293-1

I. ①回… II. ①刘… ②李… III. ①思想史—世界—古代 IV. ①B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140279 号



著 者: 刘 刚 李冬君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5293-1/B·178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我们在这里说的“东西方”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文化概念。

地理概念的“西方”，正如天下观里的“中国”，西方人不承认，就说：“地球是个圆，中国在哪一点？”如今，我们同样可以这样来回应：“地球是个圆，‘西方’在哪一点？”

须知，东西和西方也是相对的，有时连“西方”都难以确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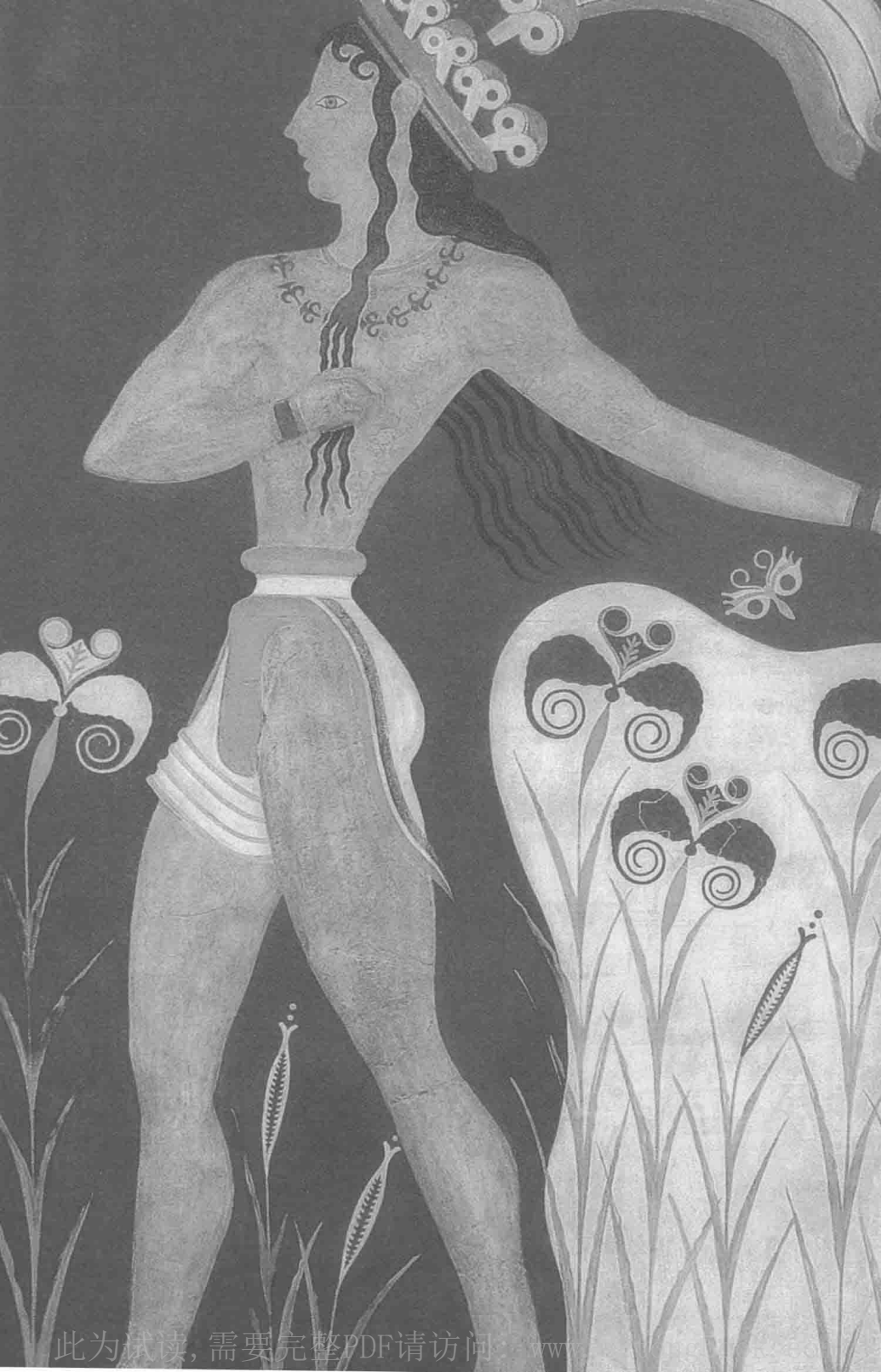
例如，谁能想到希腊也曾属于“东方”？可文艺复兴运动以前的天主教的世界观就是这么看的，它把希腊文化划入东方学范畴，把希腊化世界的基督教叫作“东正教”。

如果连希腊都非“西方”，那么“西方”从哪里来？罗马人曾把希腊当作他们的老师，可当罗马成为教皇的地盘和拉丁化运动中心以后，就跟希腊化世界划清了界限。罗马天主教拉丁化运动排斥希腊化世界，虽然还承认希腊化的基督教为“东正教”，但希腊已被“东方”化了。

在希腊化世界里，“东西方”冲突还不具有文明性质。希腊的文化源流，就有源头来自东方，因此，在文化上，“东西方”本来就有统一性，能一体化，化为“文化好东西”。

以此来看亚历山大东征，除了继承希波战争的历史衣钵自居于希腊正统外，还有一个完成世界统一性、实现亚欧一体化的文化理想和哲学使命在驱动，他把老师的哲学带到东方。

还有希腊化城市，同希腊哲学一起，出现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上，从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里亚，一直到帕米尔高原上的巴克特里亚，分布着一个个“文化好东西”的城邦。



罗马人向希腊学习，这算不算希腊化？罗马帝国，就在希腊化世界里兴起，算不算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

还有“东方”，我们从阿拉伯文化里，看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帕米尔高原上，在被埋没的希腊化世界的城邦遗址里，看到了再现的亚里士多德的手稿……这难道不是希腊化？

希腊化世界的重心在“东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度在“西方”失传，当此哲学重新被“西方”发现时，“西方”也就被希腊化了。希腊化标志是文艺复兴运动，希腊文明回家了。

“西方”认祖，留住希腊文明的根，正如英国诗人雪莱所言：“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根源都在希腊。”德国诗人歌德也说：“永远学习希腊人。”

这样的“西方”——文艺复兴的“西方”，在我们看来，便是个新的希腊化世界。“西方”从拉丁化转向希腊化，并未“全盘希腊化”，而是对希腊化世界用“西方”标准做了取舍。

“西方”认同的希腊，是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是那个神话、史诗、悲剧、哲学一起开花的“雅典中心主义”的希腊，是以城邦打败帝国、以民主战胜君主、以法治取代专制的希腊。所以，“西方”人写希腊史，一般只写到亚氏东征或罗马人毁灭希腊的科林斯城从而在希腊确立统治为止。

19世纪，英国人格罗特著12卷《希腊史》（1846—1856年出版），就极力推崇雅典，成为“西方”认同的一个标准。他说：“亚历山大之后，希腊再也吸引不了读者，再也不是世界的主宰了，不但政治自由和独立行动开始熄灭，而且天才也开始枯萎，就连完美的文学和秀丽的修辞也每况愈下。”于是乎，他不愿再往下写了，对希腊文明的认同到此为止，根本无视亚氏东征留下的希腊化世界的遗产。

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之败，他尤其难以释怀，叹希腊，自由的光辉从此消失。其心目中，马其顿人仅得希腊文化皮毛，未脱野蛮，乃雅

典衰落后方兴之政治动物，随之而来的希腊化时代，堕入古希腊文明衰落时期，不值得去研究。然而，雅典衰落了，就等于古希腊都衰落了么？未必。

只要我们舍得“西方”认同，放下“雅典中心主义”，就会看到希腊思想还是那么光昌流丽；在希腊化世界里，理性精神依然被高高擎起，只是思想中心和学术根据地迁徙，回到了东方发源地。有了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里亚，动荡的雅典就可以搬家，在希腊化世界里重新安顿，并且发扬光大。

谈文明的轴心期，不能仅谈原生的文明，还要用文化发展来检验文明的普适性。希腊化世界的形成，就证明了希腊文明的普适性，在世界希腊化和希腊世界化的互动中发展了希腊文明。

“西方”认同，基于“雅典中心主义”，故只承认“世界希腊化”，而排斥“希腊世界化”，大搞去“东方化”。希腊为自由民主源头，“世界希腊化”，说到底，就是自由化和民主化。而与之相对的世界多为君主专制国家，“西方”之所以排斥“希腊世界化”，就因为“东西方”的格局里，“世界化”也就是“东方化”，而“东方化”就意味着君主专制，所以，古希腊被去“东方化”。

去了“东方化”的希腊史，还算个完整的希腊史吗？当然，写史可以有取舍，但文化能割断吗？更何况那希腊化世界本就由“世界希腊化”和“希腊世界化”互动形成，岂能偏执一端？

世界历史的统一性，既体现在“世界希腊化”上，同时也体现在“希腊世界化”上。即便“希腊世界化”有君主专制化的一面，但亚氏并未以此一面来改变希腊，而是将民主制和君主制共存于一个帝国里，也就是用如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国两制”把制度混搭的国家统一为一个希腊化世界。

在自由民主思想普世以前，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应该如何表达？如果去了“东方化”，不也就取消了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吗？如果世界历史没有

统一性，那么人类大同与世界和平还有可能吗？如果这些都不可能，那么人类生存的意义和追求的目标岂不都失落了吗？到了中世纪，天主教把这些都归到上帝那里去了。可还有恺撒呢？不是说“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吗？恺撒通往亚历山大，原想步亚氏后尘，重建那个走向衰亡的希腊化世界，可师未出，身先死，后来，就连恺撒也都归于上帝了。

十字军东征的“东西方”，犹如天主教之撒旦与上帝，东方属撒旦，西方归上帝。历史的进程，变成了撒旦的游戏；世界历史的统一性，被对世界的末日审判代替，信仰终结了历史。

所谓“东征”，也就有了那么一点儿“末日审判”的意思，用“西方”来审判“东方”，便是披着信仰的外衣，打着宗教的旗帜，实施神圣罗马帝国的地缘政治，乃《圣经》式神权帝国主义。

当城邦政治和市民社会结合的以主权取代神权的民族国家出现时，欧洲便经由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回到希腊化世界了。“西方”被希腊化的同时，也把希腊“西方化”了。“西方化”的希腊史，变成了“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历史，“希波战争”成为整个希腊史的中心。本来，希腊与波斯已经在希腊化世界里和解，希腊真正的敌人，已非波斯，而是趁着希腊东征帝国内乱从背后打倒了希腊的罗马。罗马占有希腊，取代希腊，还被希腊化，东罗马帝国就在希腊化世界里兴起，成为与西罗马天主教相对的拜占庭东正教国家。该帝国虽然还是君权神授，够不上哲人王，但已有了希腊化的哲学思想。

我们常说古希腊具有现代性，但那多半是从雅典中心主义上来说的，非由希腊化世界而言。希腊化世界的历史终结了吗？哲人王死了，帝国解体了，王朝衰亡了，可还有货币在流通，世界还在希腊化。即便货币流通也消失了，那还有文化。君不见希腊艺术已在佛头开花，跟着佛教，从希腊跑到中国来了，一行数百年。那时中国的西域，从汉到唐，岂不是个希腊化世界，“东西方”会所？

有人曾问汤因比：“古往今来，愿往何处，居何地？”汤曰：“往唐朝去，居西域。”

汤因比看西域，近乎圣域。眼见当下文明冲突，他遥想当年，“东西方”文明际会于此，世界那么大，无一国能辖之，非一家能围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自由而往。文明的纽带——中国丝绸，还有希腊化货币，连接了“东西方”——中国式天下和希腊化世界，造就了“东西方”乐园。

先有敦煌，后有佛罗伦萨，此二者，皆为希腊化世界的奇葩。希腊化艺术，不仅以佛造像的方式，被“东方”顶礼膜拜，还被文艺复兴运动带到了基督教教堂，向我们展示何谓“天堂”。

从古希腊人开始，称中国为“赛利斯”，亚氏东征，再往前迈一步，就进入“赛利斯”了，可他不知，否则，翻越世界屋脊，对他来说，并非多么难的事。他死后，帝国解体，在西域留下了希腊化的政治遗产，有许多城邦小国，就散落在天山南北的绿洲，有的还分布在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假设，亚氏漫步在世界屋脊，看到那些山，他会像汉武帝认同为昆仑山那样说它们就是奥林匹斯神山吗？或许，因为没有哪里的山，比那些山更接近神和天了。要是他真那么做了，“东西方”会是另外的样子？

在汤因比关注西域之前，有位斯坦因先生，也是英国人，从英国跑到中国西域来，用了希腊化世界的眼光，一下子就发现了敦煌。在米兰遗址，他为发现“绘制非常精美的有翼天使壁画”而惊叹“在亚洲腹地中心如此荒凉寂寞的罗布泊湖岸边，居然能够出现这种完全古典的希腊模式天使”。

他在楼兰沉思：“中国古代的伟大商贸活动究竟是如何组织？供给又怎样维持？”仅就文明交流而言，这的确是一项极为伟大的成就。事实上，古代中国政治方面的显赫声威，经济方面富足的产品资源和无与伦比的组织能力，远远超过了军事能力，这完全可以视为精神胜过物质的一种伟大胜利。

而汤因比则紧盯着文明的去处，看不同的文明如何相互冲突，又怎样和平共处。

谈西域，还得谈汤因比，不光谈“汤因比的选择”，还要谈“汤因比的谶语”：匈奴是一股从西域雪山倾泻下来的雪水，他们渴望流入中原这个“水库”中，找到一个立足之地。但当他冲涌到长城脚下，却被长城挡住了。于是，这场大风便呼啸得更厉害了，一声高过一声，使绵延万里的长城一线烽火硝烟千年不息。就像从雪山流下来的雪水再也不会倒流上去一样，在顽强而执拗地要参与缔造中国历史的能量未耗尽之前，他们是绝不会回头的。我们读史，已知汉匈奴后，唐有突厥，宋有辽金元，明有满蒙，或饮马，或入主中原“水库”。风水流转，王朝更迭，汉家天下，终于被“匈奴”了两轮。

其实，“汤因比的谶语”，不仅可言之于中国式天下，尤应言之于希腊化世界。

还在汉朝时，丝绸之路上那些希腊化的城邦国家，不就一而再地被匈奴人奴役吗？汉人驱逐匈奴，匈奴遁逃，不是大雪崩似的席卷了整个希腊化世界，乃至最终冲垮了罗马帝国吗？

本来，西域考古带来的欧洲汉学复兴与遍及东亚的西化思潮互动，很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一场新的希腊化世界与汉唐文明相结合的文艺复兴运动。孰料，国际共运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由“东西方”互动掀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之浪，才开浪花几朵，就被第三国际的革命洪流席卷了。



壹
希腊化世界

01 希腊族源记忆	002	12 自由化的分寸	037
02 希腊文明初曙	006	13 守法产生民主	041
03 黑铁造就城邦	010	14 悲剧催生法典	044
04 沐浴史诗之光	014	15 命运钟情少年	048
05 超越神的正义	018	16 民主需要合唱	050
06 开启古典文明	021	17 模仿神和英雄	053
07 神话转向历史	024	18 从命运到法律	056
08 哲学说希腊语	026	19 民主走向弑父	058
09 哲学立于始基	029	20 自由拯救自己	062
10 命运即逻各斯	032	21 真理取代神谕	065
11 存在通往上帝	034	22 新神必须来临	069

23 我是我的先知	073	33 灵魂如何得救	108
24 囚徒与哲人王	076	34 苏门两条路线	111
25 苏格拉底之死	080	35 价值重估的狗	114
26 让真理活下去	085	36 师徒亚氏遗产	117
27 驾驭灵魂马车	088	37 哲学体系之王	120
28 从灵魂到理念	091	38 神是思想实体	123
29 数学开显灵魂	094	39 实践理性大帝	126
30 上帝的几何学	098	40 希腊化的王国	129
31 理念的穷竭法	102	41 希腊化的新人	134
32 谁说灵魂死了	105	42 希腊化的佛教	138

贰 中国式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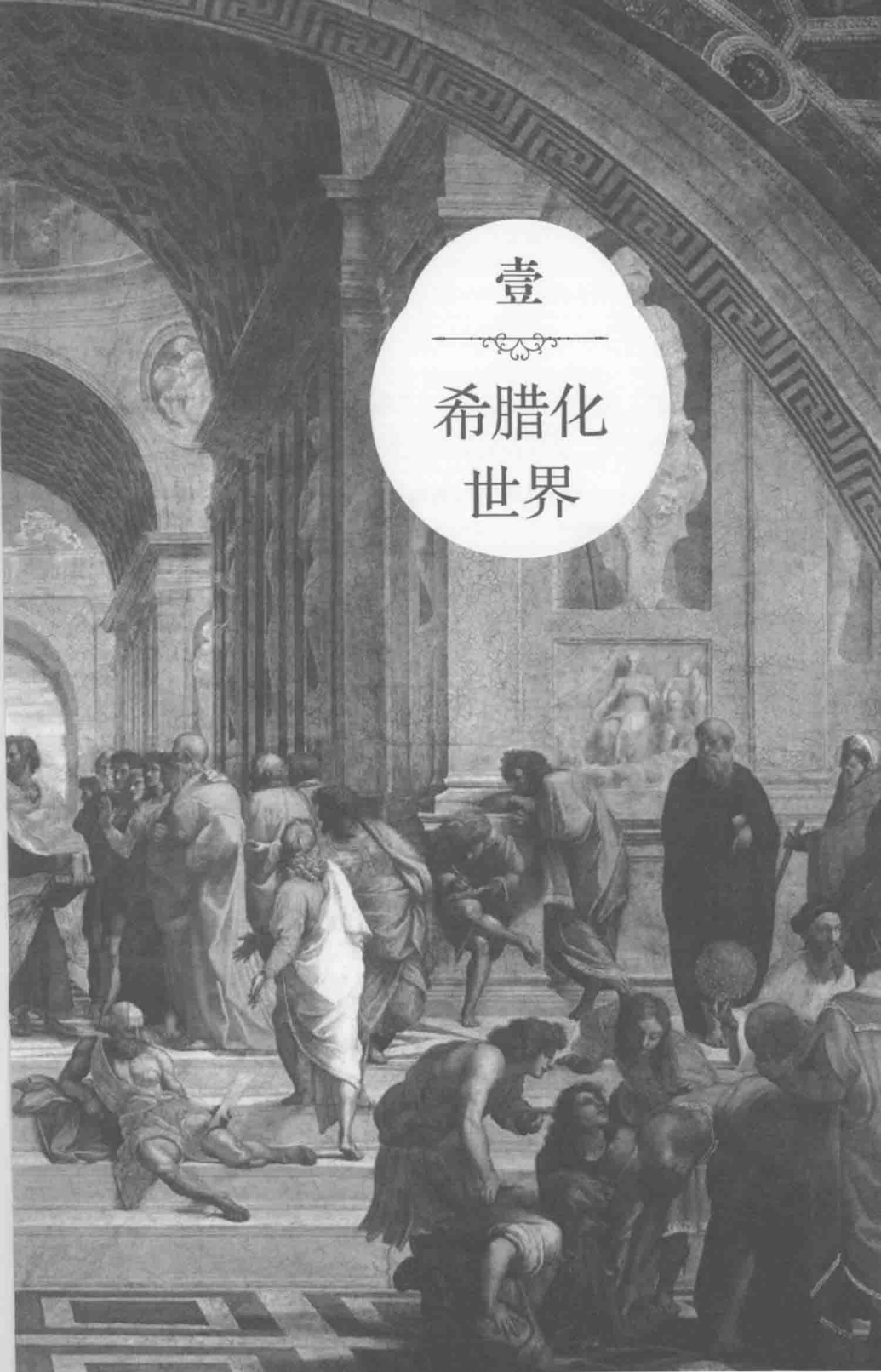
01 说与写的神话	146	06 五岳连山政权	163
02 中西文明分野	149	07 连山出海为瓠	165
03 文明的摇篮地	151	08 瓠的连山山系	168
04 五帝共和王国	155	09 文明的海岸线	171
05 从神话到历史	160	10 历史的修补术	175

11 中原地理王国	178	31 国风时代共和	243
12 陶寺文化革命	182	32 诗性属于人民	246
13 文化中国缘起	185	33 天命无常之诗	249
14 从文邑到华夏	187	34 锦绣国力渊藪	253
15 羿的二重身份	190	35 诗性经纬兵法	255
16 河流的统一性	193	36 民主政治尝试	258
17 二里头的中国	196	37 法治作法自毙	261
18 夷夏东西文化	200	38 历史观的宗庙	264
19 走向统一国家	203	39 素王高于帝王	267
20 通往帝国之路	207	40 从民心到人性	270
21 帝佑政治文化	209	41 从有德到有道	273
22 商代江南虎方	212	42 从礼仪到礼义	276
23 革命起于东南	216	43 文化观的边疆	279
24 方国共和地理	221	44 做文明的反者	282
25 金陵王气由来	224	45 文化两条路线	284
26 哲学说古汉语	227	46 思想者的问答	289
27 革命战争缘起	230	47 思想的伸缩性	292
28 革命化的战车	233	48 争鸣带有杀气	294
29 周公革命理想	236	49 理性三表三知	297
30 从东西到南北	239	50 以真理行侠义	300

51 和平主义兵法	304	64 楚简里的儒脉	344
52 思想者的集市	307	65 哲学从水开始	347
53 自由的草根气	310	66 死于形而上学	350
54 仁政是做长线	313	67 美的自我意识	353
55 让人民富起来	316	68 帝王学大一统	357
56 仁义统一天下	319	69 从内圣到外王	361
57 一切为了人民	322	70 儒门王圣运动	364
58 国际人道主义	325	71 王圣造就皇帝	367
59 大我小我之争	328	72 封禅终结革命	370
60 自由穿透生死	332	73 游仙通往神权	373
61 以无名致广大	335	74 让死亡来统一	376
62 思想要有对手	338	75 死的营造法式	379
63 思维还要经济	341		

跋

走出东西方



壹

希腊化
世界

01 希腊族源记忆

希腊人从哪里来？我们先来看他们自己的族源记忆。

那记忆，就在神话里。世界各地都有洪水神话，人类的族源记忆多与洪水有关，两希文明——希腊和希伯来记忆都从洪水开始，洪水成为人类新生和文明初曙的标志。

据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已知宙斯一怒之下，曾发了一场大水。

洪水过后，留下一男一女，他们生下希腊人的始祖赫伦（Hellen）。

赫伦是阿卡俄斯（Achaeus）和伊翁（Ion）的祖父，这两兄弟就是阿卡亚人和爱奥尼亚人的祖先。他们分别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和阿提卡半岛上定居下来，被称为 Helleners。

从族源记忆到族群认同，从族群认同到城邦确立，这一过程，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应的文明样式：神话——族源记忆，史诗——族群认同，悲剧——自我觉醒的个人权利意识。

在多次迁徙后形成的族群认同中，希腊人建立了迈锡尼文明，完成了游牧族群向航海族群的转变，被人称为“Pelasgi”——“海上民族”。公元前 1325 年，有块赫梯人书写的泥版，谈到一个名叫“Ahhijava”的海上民族，百年之后，埃及人也提到了“Ahhijava”人，称之为“海上民族”。

从游牧转向航海，骑士、海盗、商人三位一体，成了阿卡亚人的身份。

他们的祖先坦塔罗斯（Tantalus），在神话中，敢与宙斯较量，因此得到海神波塞冬之助。坦塔罗斯的儿子珀罗普斯，命中注定要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在岛上建立英雄王国。